

· 台湾科普访谈 ·

题记：2004年6月，本人作为“第二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大陆方面的工作人员，与终评评委代表甘子钊院士一同，应沈君山先生邀请赴台参加终评评选和颁奖仪式。两岸的同根同源，使得科学人在科普方面的追求有着相似的心路历程，又因为台湾与大陆在制度、经济等方面的不同，科学普及方面的理念和方法的确又给了本人许多新奇之感，加之李元先生托本人代转台湾牛顿出版公司编辑信函，可见两岸科普界的交流已经久远。遂有了这样的念头，何不利用在台湾的7天时间，做一个系列访谈？但时光易逝，从台湾回来，转眼已是5年，感谢《科普研究》杂志，容许我把当年的访谈整理出来。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次整理成文，在访谈的基础上，又通过邮件联络等形式，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

《科学月刊》能走多远：在零与无穷大之间

杨虚杰

“有一群人用他们的知识，在40年前创立了《科学月刊》，他们从沉淀在生命内层的理想，以发扬科学普及教育启蒙社会为目标，也作为对培育他们成长的社会奉献，并且使得这个行动，成为台湾文化发展史上一件特殊的事件。”2010年1月1日，是台湾科普杂志《科学月刊》创刊40周年，上面一段话就是杂志社在以“理想、启蒙、奉献”为主题的征文启事中的一段话。在台湾近四十年商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月刊》的创刊、生存以及发展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1月2日，《科学月刊》举办论坛，创办人林孝信认为，《科学月刊》虽然走了40年，但“科普尚未成功”，感叹台湾的科学普及与40年前并无太大差别，一般学生的科学素养也不见得更高。

2004年，本人到台湾的时候，正是《科学月刊》创刊35周年的时候，在到台湾的第二天就来到位于台北市106号罗斯福路三段的杂志社办公室，采访了该杂志的创刊元老、也是杂志社的顾问宓世森先生。

问：请您谈谈《科学月刊》创刊的历史。

答：《科学月刊》1969年初由一群在美国留学的其中大部分是专修科学各门领域的人在

美国发起，这中间以林孝信、曹亮吉、刘源俊等几位为当初主要的发起人。这时他们就需要在台湾有一些人呼应他们，所以他们就找到当时已经从美国回来的杨国枢教授，那时候他还是副教授，还有清华大

学的李怡严教授，来推动台湾《科学月刊》的筹备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在大学、学院里面的，所以在印制、发行这方面他们都非常的陌生，因此就找了一些在新闻界、图书出版界、文学界的人来协助，我是这些人其中的一个，我是长期从事文学写作的，当时就被他们约了一起来办这个科学月刊，其中一个主要的角色，叫邹玉林，曾做过此地《联合报》的总编辑，邹先生对于刊物的编辑，以及发行、推广的业务非常熟悉，所以有了邹先生的加入，他们比较



收稿日期：2010-01-10

作者简介：杨虚杰，《科学时报》社主任编辑，Email: yangxujie@263.net。

有信心把《科学月刊》在台湾办起来。可以说，在创刊之初，汇集了国内外一批关心科技发展与科学教育的一流人才，在当时科学文化还十分闭塞之际，登高一呼，创导科学精神的共振，科学态度的培养，不仅应和社会的需要，更具有深远影响。

问：就是说，这份刊物，最早是在美国创办的？

答：是的。林孝信兴起创办科学普及刊物的念头来得并不突兀，只是想把他1965年帮《新生报》编《学生科学周刊》，用另一种方式延续并完成推动科学普及的理念。他把这个念头告诉李怡严与一群在芝加哥的留学生，大家都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就开始交换意见、草拟计划等行动。1969年3月发出手抄油印的第一期剪报，向许多留美学人与同学传达了办刊物回馈台湾社会的讯息。那时这些人有的是满腔热情，缺乏的是办刊物的两大要件：文章与经费。林孝信为此在美国各地奔波，向学人、留学生游说。

大约半年之后，1969年8月，台北方面，也展开以李怡严、杨国枢为主导的行动，第一次筹备会很成功地把各路人马召集一堂，到会的人都表达了愿意付出的心意。

经过与当时在美国的林孝信通过电话、书信讨论，我们觉得《科学月刊》在1969年那个时期已经有了在台湾发行的条件。因为，在那时的台湾，实在是需要一本科普刊物，那时有一些是官办的，主要是科技发展的报道一类的，不是为科学教育着想的。无米之炊不成饭，最主要的是想方设法去募款，所以他们留学生在美国募款，向美国华人的学界去募款，此地有李怡严、杨国枢等年轻的教授们带动这边的企业界以及国营商界比如电力公司等募款，经过3个月时间，他们在美国已经筹募了一笔钱，这笔钱，以当时的物价来说，如果是1万元的话，大约可以支撑3个月，台湾这边的募款大概可以应付3个月的人事费用，就这样很大胆地把这本杂志办起来了。

问：第“0”号杂志是怎么回事？

答：为了取信此地的读者，同时也给这边的读者一个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就花了一笔钱，

印了一个试刊本，叫第零期，这是一般刊物不太多的，这个试刊本1969年9月印出来，10月开始发行。这是一本崭新的杂志，因为在当时台湾社会还没有综合性通俗科学刊物，这本第零期试刊本清清楚楚标示了本刊的理想：“不仅要为学生们的良好课外读物，也要成为一项有效的社会公器，不但要普及科学，介绍新知，并且要启发民智，培养科学态度，为健全的理想社会奠定基础”。杂志的发行一方面以大一到大三的同学为对象，另外一部分发到相关的研究单位，跟着这个出版，我们做了一个读者反应相关调查，就是看这一期内容，哪一些是他们比较喜欢的，哪一些是他们比较不熟悉的，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市场调查的结果，来确定《科学月刊》的内容，我们也把这个资讯立刻传送到美国，那个时候编辑部在美国，他们根据这个市场调查的结果约一批适合这边读者需求的文章。所以开始作业的状况是有美国那边集中一批对科学有兴趣的，对科学写作有兴趣的学者或留学生，他们来提供稿件，那边统一编辑，然后传送到此地，由这边的编辑作业部，那时候就由邹玉林先生主导，把这个刊物印出来。

虽然有了初步结果，但104位列名的发起人，仍战战兢兢，在经过多次检讨辩论后，才决定1970年元旦推出创刊号，并且进一步做了更细的分工，以期符合科学的办事精神。另外一项经过多次讨论的决定，意义更为重大，那就是创设学生订户，惠及在校学生。订费在刊物成本之下。

1970年元旦，台湾社会有了一份凝聚众多学人、留学生心血的杂志《科学月刊》，由于他产生的特殊背景，当时曾引起轰动，并受到多方面的重视，杂志一开始可说是形势大好，订户数多达一万一千多，然而，外人并不知道，一万一千多订户中学生高达90%。

这是我们在发行初期，遭遇到一个问题。当时的物价，印一本的成本，大概要那时候的新台币五块五，我们的定价是十块钱，通常我们杂志发行的总代理，他大概最高给你的是六五折，就是说十块钱，他给你六块五，我们基本成本就是五块五，加上房租、人事费等杂费，

实际上要超过七块，同时，我们那时做了一个不是很成熟的决定，我们为了要对这边的学生有帮助，凡是学生订户，一律打定价的对折，这样，压力就很大，我们第一期发行非常受欢迎，原定只有3500份，结果我们第一期总印量是18500份，这样大家非常有信心，认为可以吸引很多广告，实际上，此地在那个时期的厂商们、公司行号，他们对科学刊物非常陌生，所以他们非常没有信心把他们的广告放在我们的刊物上，所以广告落空，亏损慢慢扩大，这其中有一分之三订户，他们要订一年，我们就要负担这么大的亏损。所以那时候的经营非常困难，每个员工那时都是半奉献型的，拿半薪。所有的编委是由有兴趣推广科学，提升科学教育的教授组成，这些教授提供稿件等，全部是义务的。此地还有对这边科研单位的采访，对这些稿子要提供一些车马费，那也是极少数，一点点钱，订户越多，亏损越大。我们也认为大的企业可以赞助，哪里知道大企业对科学性的刊物不了解，认为他们给你赞助对他们企业的形象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情形下两头落空了，使得主要经营人负责人非常困难。变成我们无法请到一群经营团队，长期经营这刊物。这样，“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理念，首先遇到了考验。

问：那么杂志是采取什么方式，解决生存问题的？

答：《科学月刊》是一个有志者的群体组织，没有老板，因此要维持长期经营，参与者必须坦诚合作，可贵的是，尽管对经营方式有不同意见，大家却能彼此容忍，理念一致，许多重要工作都以回忆公决来推行。《科学月刊》的参与者来自国内多所大学或研究机构，这种打破校际屏障共同合作的精神，在台湾可说是开风气之先，我们组成会员制，成立一个社务委员会，一个编辑委员会，从这些委员中推选热心的人，他们作为核心团队，做社长、总编辑，但他们都要求只做一年，最多担任两年。比如曾任过社长的出身台湾大学的刘凯申，身为文艺作家的宓世森、任教东吴大学的刘源俊，任教交通大学的卢志远，任教阳明医学院的周成功，任教台湾大学的曹亮吉等，《科学月刊》

并不因为主要负责人的更迭与不同背景，而扭曲发展方向。

弥足珍贵的合作精神与经营理念的传承，同样也在众多编辑委员身上显现。他们来自不同大学、不同科系，各具不同的学养与专修，为刊物内容殚精竭虑，写稿、审稿、约稿、策划专辑、参与研讨与座谈，从不求报酬，为的只是“科学普及”与“科学生根”。

同时，因为负责人在经营上就无法连贯，在刊物内容上也会出现一些不统一。比如前任编辑偏重物理，后任编辑他是生物学专家，他就偏重生物学。因此，杂志内容在总编辑任期之内有很大的跳动，很难一贯，一直到张之杰总编辑卸任以后。

我们后来经营到某个阶段非常困难，曾经面临停刊，面临总代理不愿意接，完全靠一些热心的会友们，他们投入，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负责人是任期制的，最多两年，两年里面，我们现在不叫社长，叫理事长，两年里他们要全权规划内容方面、财务状况，在管理上我们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对外来说，《科学月刊》除这个刊物外，我们另外还有一份刊物，叫做《科技报道》，全面为台湾这边科技界服务，将有关各方面科技发展的资讯很快地反映，科技界的弊端也立刻加以反映。《科学月刊》是科学知识，给学生看的，《科技报道》主要是科技政策，给管理者和决策者看的。这份刊物原来也有一个作业组，他们决定一些方针。这几年，这份刊物的广告是蛮多的，有广告的收入，减缓了《科学月刊》的压力。我们是一个团队，做这两份刊物。

问：就是说，这两本刊物的整个风格是不一样的。

答：诉求不一样，《科学月刊》的诉求是科学知识，读者以学生为主，读者吸收知识。《科学报道》主要是科学政策、产业，传递一些科学时事，对于广告商来说，比较有吸引力，因为决策者要决定是不是会买设备、仪器。所以广告会跑到这边来。这本杂志也已经20多年了历史了。

问：现在《科学月刊》的发行量如何？

答：当时台湾内的刊物很少，我们的定价

很低,又给学生很大优惠,因为现在市场太多人做,而他们又是有商业公司运作,有很好的包装,行销手法,我们的刊物和他们相比会差很多。

问:现在《科学月刊》的办刊经费由哪几部分组成?是不是也有一些企业赞助?

答:《科学月刊》本身有一些订户,但是光靠这些订户是不够的,要靠杂志社去做一些募款,我们也办一些活动,这些活动也仍我们有一些收益,这些活动以中学为主,我们找大学教授为中学师生做一些科学营活动。

问:是否有政府资金上的投入和支持?

答:我们没有,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

问:那么这么艰难,为什么还一直坚持做?

答:当时就是一批有理想的人的一个共同理想,我想30多年来,每一个在自己任内的社长、理事长愿意杂志在自己任内停下来,这就好像一种历史的使命一样,一定要把它做下去,可能曾经有一些总编辑考虑过与企业合作,得到他们的赞助,但担心他们商业的东西进来,要求改变我们的风格,所以这些计划一直都没有实现。

现在经营越来越难,印制成本越来越高。但是《科学月刊》对台湾社会的贡献是有的,包括出版本土科学作者的专辑,出版关于科学热点问题和新的科技知识专辑等,这些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我们队台湾目前的学校教育不敢恭维,都是“文凭主义”,学生的读书时间看课外杂志的时间都被读补习班的时间占用了,学生和家长认为读科普杂志对升学没帮助。

最早创办的时候是面向大学生读者,现在发现仅有大学生是不够的,因此读者对象的年龄开始往下调,现在是高中到大学以及一些社会人士,具备有高中以上科学水平上的人都可以读。

现在台北快有10本科学类的普及刊物,卖相好的有5本以上,台湾市场没有变化,有这么多家杂志分割这个市场,从这个角度看,现在销路比较好的科普杂志还是比较少的。

《科学月刊》现在已经不单纯是一本杂志,它也是一个有理想的组合,它“服务社会”的理念历久弥新,但是,在这个功利的社会,它

似乎并不被非常珍视。

问:今后在内容上有什么打算?

答:希望在内容上更贴近高中的科学教育,针对科学教师在教学上的困难,为他们每一期设计一、两篇文章,对他们的教学有辅助作用。希望能够与市场贴近同时又不丧失理想,贴近重大的科学事件,增加图片的比例,装帧设计更美观。

专题的设计也是特色,以前是零零星星地出现,现在则以专题为主,有明确的主题在里面,这些内容,即使过了一段时间后,也会有读者买。现在,也仍然有海外学人的投稿,发到这边后,由编辑团队来制作。

问:与大陆方面有什么合作么?

答:10多年前,曾经希望过发行简体字版本。

问:《科学月刊》的民间、社团风格要一直巩固下去么?

答:《科学月刊》的参与者们,在经过慎重的规划以后,做了组织“社团”的决定,热忱的邀请科技界、科学教育界的朋友,认同它,并且参与,使之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一股民间力量。

科学月刊社目前已有会员四百六十多位,大多数分别来自各大学、研究机构,会员依志趣参加科学发展、学术、教育、编辑、出版与社务等委员会,一年多来,经过试行阶段,各委员已开始依照特性设计并推动工作,例如,科技发展委员会会对“卫星计划”建言,教育委员会对“十二年国教”的关注,这些都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不久的将来,还计划举办“民间科技会议”等,并且编印出版够水准的科学丛书。

后记:值本篇文章截稿之时,正是《科学月刊》庆祝不惑之年的时刻,他们的活动贯穿了2010年一整年,其中有意义的活动之一是与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共同推动科学到民间活动。将邀请《科学月刊》朋友们于2010年到全台湾各地为大学生、高中生以及小区人士进行演讲。